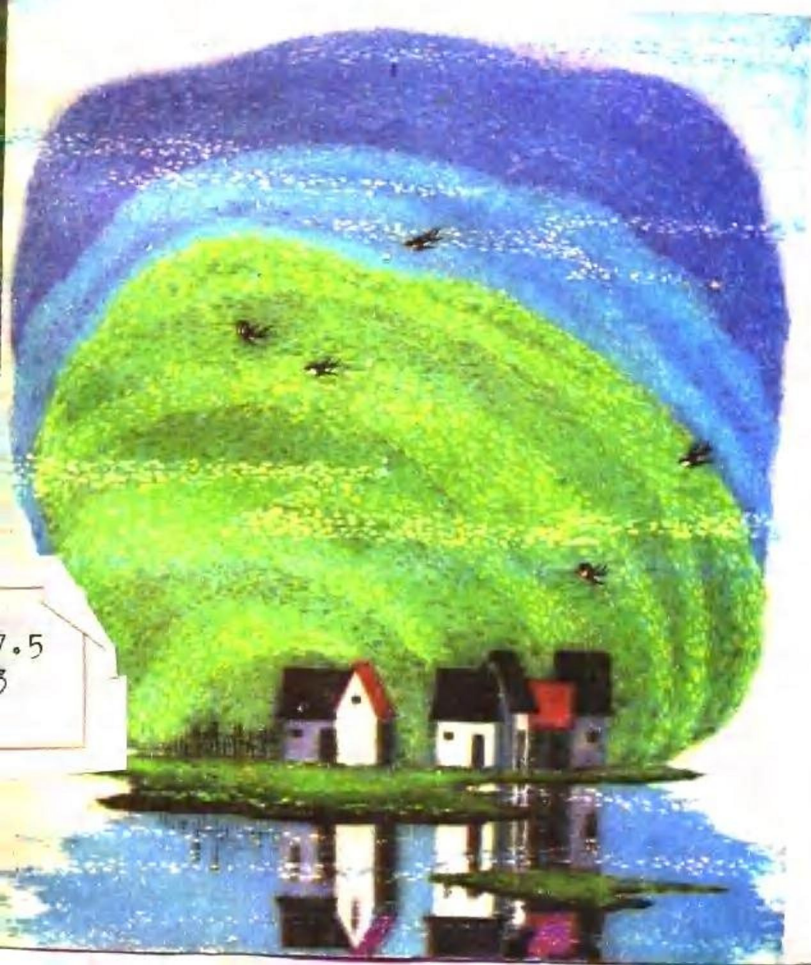


美

中篇小说辑

漓江文学丛书



7.5
3

养 母

中 篇 小 说 辑

漓江出版社

养 母
中篇小说辑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50×1168 1/32 8.25印张 插页2 205千字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30,600册

书号: 10256·109 定价: 1.10元

目 录

一首盲人的歌……………穆子才 (3)

她和她的盲伯爷在坎坷的生活道路上相依为命，又节衣缩食把哥哥送上大学。生活应该是美好的。可是并非处处是坦途。农村中的黑势力总是向这弱女子袭来。她能抵挡得住吗？她又怎样去抗争？……

养 母……………曾仕龙 (93)

旧社会把她的人性扭曲了。她想养子，而又不知怎样去养养子。于是，母子间演出了一曲曲爱恨恩仇之歌，……

黄连蜜……………罗志华 (145)

黄连本无蜜。可他却能在逆境中进取和获得生活和爱情。酿就一樽带着苦汁的蜜，……

旱 峡……………陈漫远 王云高 (205)

“这个社会就象一条出峡的船，我们乘客划着船，把握自己的命运前进！”……《旱峡》告诉您的，就是旧社会的几个青年怎样把握自己命运的船，在“旱峡”中奋力向前的。

一首盲人的歌

穆予才

—

翠女回到家来，不似平日那样脆甜甜地叫他一声“伯爷”，甚至没跟他说一句话，就生火做饭菜了。后来，饭菜的香味告诉他，该吃晚饭了，然而，耳朵没听到再有其他声响，他知道翠女还在灶边坐着，默默地坐着。

几个下蛋鸡婆回到屋晃沓、咯咯咕咕的声音告诉他，日头已经下山了。

“翠女，不喂鸡？”

——撒米，鸡啄米的声音。

“翠女，不喂猪？”

——九块钱买来的猪崽啜涓的声音。

“翠女，该吃饭啦。”

这才听到翠女的声音：“啊，伯爷，就吃……”

给他拿碗筷时，翠女碰倒了一只凳。

“翠女，砸没砸着？”

“没……伯爷。”

生活的节奏乱了。而这节奏，在他心里是装着的。他抬起没有目光的眼睛望翠女：“翠女，你心里有什么事吧，能不能告诉伯爷？”

“没……没事，伯爷。”翠女的声音是不自然的，慌乱的。他动动嘴唇，没有目光的眼睛转了两下，还想问什么，却不

问了。

翠女照例煎了个鸡蛋，放在他的饭碗里。他照例是吃到嘴里才知道。于是他照例要停住嚼动的嘴巴，下意识地用筷条啄一遍饭桌子，照例只发现一碟咸萝卜，他照例这样问一句：

“翠女，你没吃蛋吧？”

“吃……伯爷……”

他知道翠女又是说谎。唉，翠女为了伯爷，为了哥哥，过的什么日子！要是没有他这瞎眼伯爷，她怎会这样苦！“翠女，你莫骗我，你一定没吃。”

“没骗你，伯爷……”

翠女的嗓音分明变了，变得那样不同以往，而以往是轻快的、格格笑着的、象折倒甘蔗，脆甜的话语，他听着多开心哟！现在却好象跟他这七十岁的瞎子说的一般苍老，苦涩涩的，没有生气。

吃过饭，翠女便默默地烧水。以前在这个时候，为了不让瞎眼伯爷生闷，她跟他说多少话啊！田里的禾苗壮了啦，地里的青菜窜高了啦，她走过山溪被一只肚子胀鼓鼓的大田鸡吓了一跳啦，她挑菜去龙虎圩上卖时见有人宰了一头七百斤的大肥猪啦，……今晚却什么也不说。水热了，她找来他的干净衣服，把热水舀进木桶，提到冲凉的矮屋去，出来喊：“伯爷……”

他摸索着进去，洗擦完身子，换上翠女给他放在固定地方的干净衣服，就又摸索着出来了。可是他没有象通常那样，在冲凉之后感到浑身松爽。

“伯爷，回屋去睡吧……”

啊，翠女竟不带他去村东头的龙眼树下，跟人们纳凉，跟人们说话，向人们唱他的那支歌了。翠女平日侍候他冲了凉，总是带他到那里去，然后回家做事。等到九、十点钟，人们要散了，再去接他回来。今晚，翠女心里确实有事了。他闷闷地回屋里去，躺下了。睁着看不见的瞎眼，望着日里夜里都同样黑乎乎的屋

顶。

他没有吭气，只仄着耳朵，谛听着隔壁的声响：翠女提水冲凉了，翠女洗他和她的衣服了，翠女斩猪菜煮猪溺了，……最后，声响没了，沉静了，翠女也许睡了吧。

翠女是什么样的姑娘？他看不见，可他能在心里画出她的容貌来——一个不很具体的秀秀气气的圆脸。岁月是怎么流逝的？他看不见日月星辰，但他知道翠女已经出落成一个姑娘了。翠女在他身边轻盈敏捷的劳作，翠女对他说的圆润细柔的话语，以及天地也为之动容的银铃般的笑声，替他画出了一个叫人疼爱的姑娘家的模样。翠女一定是个顶顶好看的姑娘。

翠女有了什么心事呢？她长这么大，不象别人家的闺女，得到爹妈的爱抚，相反，她吃的苦太多了！她三岁的时候，她妈就撇下她和她哥哥，逝世了。她爹带着她兄妹俩，还要赡养瞎眼睛的哥哥，生活的重担已经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能有多少爱抚给儿女！等到她刚刚成人，她爹又狠心去了，把担子交给了她！她有心事向谁说呀，向他这瞎眼伯爷说吗？

他忽然想到一点：翠女该是到了有心事的年龄了！

……他是在二十三岁上被疾病夺去了光明的人，也经过翠女这样的年龄。人世间的事，他也见过、体验过。就在他失去光明的前一年，他带着八九岁的翠女爹在龙虎圩上扛活，和一个叫黑姑的婢女心心相印。黑姑没爹没妈，他们两人曾一次又一次地背着东家商量，再打一年工，多挣一点盘缠，然后双双带上弟弟远走他乡。不幸的是，他得了一场重病，东家不给医治，眼睛瞎了。东家把他兄弟俩撵出来的时候，黑姑偷跑出来，说死活也要跟他一起，讨乞要饭，飘流湖海，也心甘情愿！他抱着弟弟哭了一场，然后瞪起已经瞎了的眼睛，对黑姑说：“你是谁？我看不见你！你走开！”他经受的最大苦痛，是失去了光明，也失去了作为年轻男子的权利。黑姑哭着走了。后来听说她被卖到了后背山红木

村。她有多痛苦，他想象得出！……他虽然自认没有想黑姑的权利了，但即使在饥肠辘辘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躲过那种想念的苦痛！他想得苦的时候，往往忆起他的童年情景——村里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娶媳妇的夜里，他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听墙，第二天又闹哄哄地跟着脸上闪着幸福光彩的新郎新娘转，说许多大人们教给的叫新郎新娘害臊的俏皮话。……翠女的心事是不是闹对象呢？但愿是这样的心事，然而这样的心事在现今的社会里，用得着瞎眼伯爷担心吗？

二

桂南山乡的夜是如此的沉寂。那雄奇的峰峦，深邃的幽谷，潺湲的涧泉，碧绿、葱绿、黄绿、黛绿诸种颜色交织的莽山野林，全都隐睡在夜幕里，也似乎全都在翠女的记忆里消逝了。她睁着汪湿的眼睛，纷繁地出现在她的脑屏上的，没有这绚丽山景的丁点图象，而只是一团紊乱的、飘忽的、灰黑的丝网，在这丝网里交替闪映出一张张她极熟悉的脸庞。

最先出现的是那个人的脸。这张脸在她的脑屏里变形了，变得狰狞可怕。她想把这张脸甩出脑屏去，头在枕上下意识地滚了几滚。她想放声大哭一场，却害怕被隔壁的瞎眼伯爷听见，甚至不敢轻轻地啜泣一声。

现在瞎眼伯爷已经出现在她脑屏的那团丝网里了。瞎眼伯爷没有眼睛，却好象什么都能看见。他已知道她心里有事，可她骗他说没有事。她在这瞎眼伯爷没有光亮的眼睛底下长了二十年，除了在吃饭吃菜上骗骗他，在别的事情上骗他还是第一次。告诉他又有有什么用呢？他只是个瞎眼的人啊！

朦朦胧胧地，丝网里瞎眼伯爷无光的眼睛变成了阿夏晶亮乌黑的眼睛。一股汹涌的痛苦的浪潮直冲她的心坎，涌上她的眼窝

……你就是家里穷啊，阿夏！你三十三岁的哥哥好容易才说了个姑娘，家里能变钱的都拿去使了……还要使好多好多的钱。你才二十二岁，怎么能为了我翠女，误了你年纪老大的哥哥……哦，哥哥，哥哥……

阿夏在丝网里倏然不见了，象被大水冲去了似的，“哥哥！”她差点哭喊起哥哥来，亲哥哥阿顺在四千里外，哥哥知道妹妹现在的处境么？村里的小学校放暑假了，哥哥的大学也该放暑假了。暑假是长长的，哥哥不会回来。要是生在别人家，家里有爹有妈，读大学的哥哥该是多么金贵！读大学的哥哥假期里飞回爹妈身边，该是一个多么神气的、骄傲的人儿啊！可翠女的哥哥命苦，没有这样的福气。哥哥是在爹病死那年考上大学的，现在已两年了。那年爹患病、落葬，借了那人四百块钱买药、买棺木。哥哥考上大学，又借了那人二百块钱做盘缠。一共六百块啊！那人那时候多么好心啊！主动送钱上门！哥哥上大学那天，迟疑不肯上车，最后竟哭了，不过没有哭出声，只是淌眼泪。妹妹知道哥哥为什么突然不肯上车，为什么哭。哥哥日后读大学的费用，照顾瞎眼伯爷的穿戴吃喝，生活的重担，还有那六百块钱的债，全压在妹妹的嫩肩上了！十八岁的妹妹，挺起胸脯，死活也要哥哥上车。哥哥终于上车走了。妹妹也读过书，在本村读过小学，想得出大学生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神往！可哥哥一定是悒悒郁郁的。哥哥来信说，他在大学里每花一分银币，心里都要打一个颤！每个月妹妹撑死撑活才给哥哥寄那么一点钱啊！妹妹每个月给哥哥寄那么一点钱时，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哥哥，总觉得欠哥哥的债，不配在家里当妹妹。现在能写信告诉哥哥自己的境况吗？不能啊。再说哥哥也花不起钱回来一趟。回来一趟也没有用的。哥哥回来，按照他的脾气，恐怕不肯再去学校了。那样妹妹不是造了孽吗？唉，哥哥，哥哥啊……

为什么是这样的家呢？别人家有爹有妈，天大的事情有爹妈

顶着；可自己家里，只有一个除了拉屎，什么都要人照顾的瞎眼伯爷！

三

“翠女，你哭了？”

吃早饭，翠女招呼伯爷的时候，瞎眼伯爷吃惊了。他听得出，那声音是从强咽过泪水的喉咙里噎着出来的！

“伯爷……我没哭……”可是她终于忍不住，在瞎眼伯爷面前唏嘘了。

“翠女，能告诉伯爷吗？”

翠女只是唏嘘，最后忍住了，却什么也不说，只有一声从流着泪水的嗓眼噎着出来的声音：“伯爷，吃粥吧……”

他却吃不下去了。他想起了十四年前的情景。

她那年六岁。家里很少菜吃，常常只有些盐腌的萝卜。一天，不知饭桌上怎么冒出蒸鱼的香味，他愣了。

“哥，你面前碗里有鱼。”翠女爹说。

筷子在桌面上啄了啄，终于啄中了那只小碗。他夹起一条小鱼，放进嘴里，真香啊！他嚼着嚼着，忽然听到“咻”的一声，接着翠女“哇”地哭了！从小没娘的翠女的哭声，撕他的心，裂他的肺！

他停住了咀嚼。“翠女……翠女……”他伸过手去，摸到了翠女，把她揽到了怀里。“怎么啦？翠女，吃饭呀，翠女……”

“莫理她，你吃你的！”翠女爹气闷闷地说。

“你！”瞎子明白刚才那一声“咻”是怎么回事了。他颤巍巍地抬起头问老弟：“你你你，你为什么要打她？”

她爹没吭声，翠女只是哭。八岁的阿顺说：“伯爷，阿妹要夹你碗里的鱼！”

阿顺的话，使他的两只没有光明的眼眶窜泪了。他把翠女紧紧地抱在怀里，用一只手摸起鱼碗，塞到翠女的小手里。“我吃不吃有什么要紧，我是个无用的人，又老了；哪能不让孩子吃，她要长呀……”

翠女不哭了。她的小手却没有接他的碗。他感觉得出，她正抬起小脸蛋，两只水汪汪的黑眼珠子瞅着瞎眼伯爷……

第二次吃鱼，翠女爹照样用小碗拣了一些肉厚刺少的放在他面前，照样说那句叫他吃鱼的话。他用手摸中小碗，推到翠女和阿顺的面前，唤：“翠女，阿顺，你们吃！”

翠女爹把小碗重新推回他的面前，照样气闷闷地说：“你吃你的！”他笑了笑，又把碗推到孩子们的面前：“翠女，阿顺，你们吃！伯爷年纪这么大，吃过的鱼称都称不过来啦！”

“你吃你的，他们吃的日子长着！”翠女爹说话总是气闷闷的。

人们常说，天底下最执拗的人，是哑巴、聋佬和瞎子。大概是这样吧，不管翠女爹怎么骂，他只是一口一口地喝粥，夹一点咸萝卜，脸上挂着笑，始终不肯夹一条鱼吃。他知道翠女爹撑养这样一个家，要有多难就有多难。翠女爹终日劳苦没有好东西吃不说，孩子们平日难得见一点油星、一丝肉味，怎么长呀。一个广广阔阔、美美好好的世界正等着他们呀。

忽然，翠女向他扑了过来，抱住了他的胳膊，“哇”一声，哭着喊：“伯爷！伯爷……我不夹你碗里的鱼啦！我不夹你碗里的鱼啦！你吃呀！你吃呀……”

这哭声，这喊声，比他唱了几十年的那支歌，更千倍万倍地激动他的心！没有目光的眼眶一下子就溢满了泪水！他用抖索索的手替翠女拭去泪水，然后一手抱紧她，一手夹起一条小鱼，放到干瘪的嘴里，颤动着说：

“翠女，伯爷吃！伯爷吃！”

翠女不哭了。翠女笑了。

他凭着过年的鞭炮之声，寒暑交替，知道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四年。他仿佛天天看得见她金子一般的心灵，天天看得见她在长大。这十四年，翠女再没有在他面前哭过，只有那纯真的、使他听了欢悦的笑声。十四年前她的哭，使他激动，觉得充满阳光的烘暖；现在她的哭，使他惊骇，觉得风浸脊骨的寒冷！

翠女是个什么苦都能咽得下的闺女，是一个大人了，她是不轻易哭的。她一定是遇到顶顶使她难受的事了！翠女在他面前哭，是因为他是她的亲人，她的长辈；她不肯告诉他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瞎眼的伯爷，一个无用的人！他真想看看她现在的神色啊，可是看不见！

“翠女，是什么人欺负你么？”

“……没，伯爷。”

他忽然想到，后生阿夏常常来找翠女，来帮翠女干活。他叫起“伯爷”来也特别亲切。他看不见他们，但只要阿夏来到，翠女的声音就特别的甜。是了，翠女和阿夏……可是，是他变心了么？是他欺负她么？这后生，这后生可是个好后生呀。他嚅嗫了一阵干瘪的嘴唇，想了想，才问道：“翠女，伯爷想问问你……你和阿夏是不是……你告诉伯爷，是不是阿夏欺负了你……”

“伯爷……您吃粥。什么事也没……”翠女的声音，象被人戳着了一处什么伤口，带着突然而起的颤栗。

他喝了一口粥，粥虽是热的，他却感到钻心的凉。唉，一个孤女，一个瞎眼的伯爷，人家要欺负，不比摘一个山楂果还容易！

翠女侍候他喝完了粥，便出了门。翠女上的是自留地吧？她哥哥上大学那年恢复了自留地。翠女卖的菜，都是自留地的。村里人说，因为大前年北京打倒了几个奸臣，才恢复了自留地。也不再割什么“尾巴”了。他不是不懂得“割尾巴”的意思。不准

养鸡鸭，不准养牛羊，不准做手艺，“种田”以外的都不准。村南的八角林砍了，村北的肉桂山毁了，村西世代相沿的芭蕉树挖了，他都知道。这些年来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总有二百来天的晚上，听见翠女爹呻吟唉叹，说是开山造田，身上哪个地方都痛。开了这么多年山，造了这么多年田，却吃得越来越稀，村里人管吃饭叫照相，碗里的稀饭能照得见人的面影。他和翠女一家人喝的大概比村里谁的都稀，可他是盲人，在碗里看不见自己的面影，这么多年村里谁家建了新屋，他看不见；可他知道离他家几十步的一间土屋，从合作社起就是队里的牛屋，从这么多年听见天天早晨拉出、傍晚吆进的牛来来去去总是那么几头，他便知道一直没什么变化。天气好的日子坐在家门前，总是闻着那股热烘烘的、夹杂着稻草腐味的粪便骚臭……这穷气，怎不使翠女更艰难！她要赡养伯爷，供给哥哥，唉唉，可怜这副嫩肩膀啊！

屋里极沉静。他想唱唱已经隔了一夜不唱了的那支歌。往日他百无聊赖的时候，嘴一张就唱起来。可今天不仅仅是生活上的苦闷还杂有心灵上的一种创痛：无用的瞎子啊，你枉为伯爷，只知道天天要翠女服侍、照顾，如今翠女遭了难，你却不能……还唱、唱、唱什么哟！

四

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个纷乱年代，他不能唱歌。人家也不告诉他为什么不能唱，就是不准他唱。有一队从龙虎圩来的学生娃娃，喝斥他说：“不看在你是瞎子，就给你挂上黑牌游村！”他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连歌也不准唱。从那时起他这支生命之歌，作为生活依托的歌，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唱。但这不能出声的默唱，会使人更沉闷涩苦。他闷坐着，一日一日，一月一月，一年一年。有一天，他正在闷坐，脚面上突然一下刺痛。他用手一按脚面，

按住了一只蚂蚁。他把蚂蚁放了。接着脚踝上又是几下刺痛。原来他是坐在一条蚁路上了。他挪开了凳子，重新坐下，不再有蚂蚁咬他了，他的眼前却好象看见了一队行进纷繁的蚂蚁，热闹非常。他寂闷的心加上了一层酸苦。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。谁都在劳作，连小小年纪的侄儿阿顺和侄女翠女也在劳作。只有他，被生活弃置了，象一根徒存形骸的霉腐的草绳，丢在屋檐下面。他忽然想要找点事干，干点对村里、对人们有点益的事。可是干什么呢？一个上了年纪的盲人！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有人喊：

“王支书，公社电话找你！”

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常山，从老远的地方应了一声，不久就在他跟前走过，还招呼了一声瞎眼伯爷。电话设在离翠女家不远的大队部里，这大队部原是一间土谷祠。

瞎眼伯爷心里怦然一动，接着脸上现出了微笑，浊白的眼球似乎放光了。寂寞酸苦一下子象冰块遇到了阳光，暖融融的化了。他轻捷地站了起来，抓起“盲公竹”，笃笃的寻到大队部去。

王常山刚接完电话，从大队部出来。

“支书老侄，我求你让我干点事。”

这王常山，理解一个盲人的心。这个好心的汉子，平常要是有空，总是在瞎眼伯爷跟前蹲下，扯一阵话。可是在这年月，大队有什么让他干呢？他涩苦苦地瞅着瞎眼老人微笑，好一会才说：

“伯爷，几十年你也过了，你歇着吧，目下除了开山造平原，实在没有别的事干啦。”

“有的，有的，只要你让我干！”

“干什么呀？”王常山迷惑了。

“让我守电话吧！”

“听电话？你？”王常山又觉得奇怪又感到好笑。

瞎眼伯爷说：“我耳朵不聋，听得见呢。”

“能听也不行呀，电话又不是打给你的，伯爷。”王常山差点笑出声来。

“支书老侄，电话不是打给我的，我叫你们听呀，刚才不是有人叫你，你才得听？”

“哦，哈哈！”王常山明白他的意思了。——可也是，大队部常常没人，有时电话铃响了半天，也没人去接。

“好，好。你守吧，伯爷！”

王常山答应了他，高兴得他一夜睡不着。以前怎么没想到这呀！帮人叫电话，对他这个没有眼睛却有耳朵的人，是多么合适呀！

第二天吃过早粥，他就到了土谷祠里。王常山拿来一把古旧太师椅，让他坐在电话机桌旁边，告诉他：“电话机里有铃，铃一响，就是有人打电话来，你就拿起来听。连着绳子的一头对着嘴，没有绳子的一头对着耳朵。”

“瞎眼伯爷守电话机！”这多新奇！村里许多人涌到土谷祠门口，象看新娘子一样看了他一阵，说笑了一阵，然后才散去。他的心舒畅极了，几十年来从没有这样舒畅愉悦过。他能象一个人一样，有事情干了！不再是一根盘卷在屋檐下徒存形骸的、霉腐的草绳了！电话机，这东西多神奇啊！这是人制造的，人多聪明！这样神奇的东西人都能造出来，这世界真好！他坐着，等待着。

电话机怎么老不响呢？

时间走得静悄悄。

“铃铃铃！……”

电话铃响了！

象一个焦急盼望着的、神圣的时刻已经到来，他心里发颤，伸出去的手也颤，脸上微笑着。他记得王常山说过的，有绳子的一头对着嘴巴，没绳子的一头对着耳朵。